

從青燈黃卷到數字網絡 談中國大陸推動全民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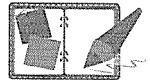
雷碧秀 ◎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

去年在北京求學時正逢遇到北京國家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學會主辦「從青燈黃卷到數字網絡——中國閱讀之旅」，我剛好有空檔便跑去當志工和內地朋友做了一番閱讀體驗的交流。這活動的主要構思是讓參觀者可以穿越時空，體驗從遠古到現在隨著科技的進展影響了我們閱讀方式的轉變。該體驗區以中國閱讀史的發展變化為主軸，以彰顯技術的變革與人類閱讀變化的關連。體驗區設4個展區，第一展區主要以甲骨文的閱讀為代表，體現上古時代先民的閱讀狀態。第二展區是簡帛閱讀時代，這一時期的重點是書籍出現的階段。此階段，毛筆和墨硯工藝的改進加速了書寫的速度，為閱讀的推廣創造了條件。第三展區為紙本閱讀時期，這一時期歷經千餘年。由於紙張和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使書籍製作變得更容易，此成為中國閱讀史上的第一次閱讀革命。第四展區為現代至未來的閱讀，這一時期新技術變革加劇，首先是19世紀末書籍開始進入大規模機器印刷時代，閱讀越來越普及化。20世紀中後期，隨著電子資訊技術的發展，閱讀開始進入數位的眾聲喧嘩時期。現代的閱讀是閱讀載體多樣化、內容海量化、閱讀方式碎片化、網絡化的眾聲喧嘩時代。

而在我當志工講解時，被參觀者問及最多的問題是紙到底可以保存多少年？以及文房四寶的墨硯是什麼材質做的？從閱讀的體驗中大家還是寧可停留在紙本黃卷的書香味中享受閱讀的寧靜，而參觀者從老、中、青等大小朋友都有，算是蠻成功的點燃大家對閱讀的關注。一個時代的閱讀史，無可厚非地往往也是該時期科技史、文化史、社會史的縮影。

※ 中國閱讀文化研究與圖書館推動社會閱讀

近年由北京大學信息管理所王余光老師主持閱讀文化研究，他解釋閱讀是一種從書面語言和符號中獲得意義的社會行為，實踐活動和心理過程，是讀者與文本相互影響的過程。而閱讀習慣是在閱讀實踐中養成的，在一定情況下自動化地進行有關閱讀操作的行為傾向。而這有二種含意，一是指個體讀者在一定時期的閱讀行為傾向；二是指在一定時期內讀者大眾對文本認識的一種普遍現象。而社會閱讀，指的就是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學習的氛圍，鼓勵國民借助各種閱讀平臺積極閱讀。它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閱讀，並非簡單的書本閱讀，它是一種閱讀理念的創新，是學習型社會下的必然選擇。



王余光認為圖書館是推動社會閱讀的推手。公共圖書館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訊中心，承擔了為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們提供資訊服務的職能。圖書館也是公民終身學習和接受繼續教育的學校，故被譽為「沒有圍牆的大學」。倡導社會閱讀，推動閱讀活動是圖書館進行終生學習教育的一個主要功能。由公共圖書館推動社會閱讀是必然的過程。首先，公共圖書館是公共性、公益性的文化設施，「它對公眾無條件開放、無償服務。與出版社、書店、媒體等相比較，在推動大眾閱讀時，圖書館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在社會閱讀（大眾閱讀）上出現了許多新變化和新問題，於是有了倡導全民讀書，建設閱讀社會的知識工程的一連串措施，2000年時便訂定每年12月為全民閱讀月。而為配合世界閱讀日（World Book & Copyright Day）4·23的日子，由北京國家圖書館帶領策劃以「閱讀」為主軸的一系列活動集中在四、五、六這三個月舉行閱讀活動，其中最受市民歡迎的則是名家講壇系列，邀請名人演講帶動閱讀新體驗。而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社區型書店如著名的單向街書店，因為建商為營造社區的書香帶動購屋人潮還主動邀約單向街書店進駐社區給予租金的減免，使得單向街書店有較多的經費舉辦作者簽名會及名人演講，甚至還曾經邀約臺灣作者蔣勳到店裡演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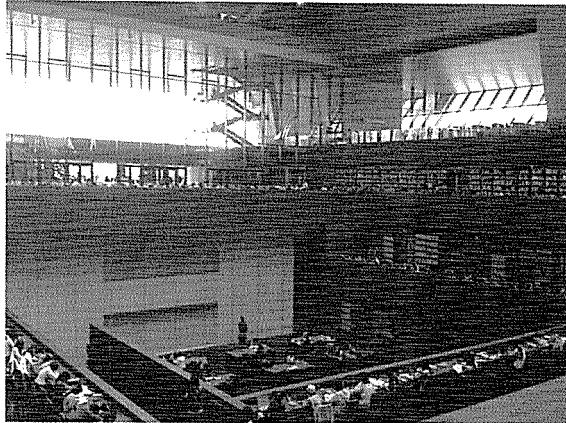
* 中國全民閱讀藍皮書及全民閱讀網

2009年出版的《中國閱讀：全民閱讀藍皮書（第一卷）》是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和深圳讀書月組委會辦公室聯合編撰並由中國書籍出版社和海天出版社聯合出版。這本藍皮書記載了中國各地推展全民閱讀活動的實際狀況及主要做法、中國國民圖書閱讀的現狀及變化，國民閱讀研究進展及主要觀點，世界各國促進國民閱讀的主要做法及經驗等，是中國第一本以國民閱讀為主題的藍皮書。

同時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策劃推動，國民閱讀研究與促進中心和中國出版網共同承建的「中國全民閱讀網」（www.cnreading.org）以便了解各地的閱讀推廣情況和最新活動訊息。皆對中國全民閱讀研究有很大的助益。

* 成立「國民閱讀研究與促進中心」及中國閱讀調查研究

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鑑於全球致力於推動全民閱讀，所以早在1999年即啟動了「全國國民



· 北京國家圖書館內，民衆正享受硬體舒適的閱讀空間。
（雷碧秀拍攝）

「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如今已到第七次國民閱讀調查，今年將邁入第八次。每年固定在4月初發佈，以配合世界閱讀日推廣，讓大家了解中國的全民閱讀概況，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國民閱讀研究與促進中心主任徐升國即說道：「其實，不論是紙質閱讀還是數字閱讀，人們對閱讀的渴望都是存在的。」從調查看，有68.8%的人認為在這個時代，閱讀對個人的生存和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或比較重要的。此外，從國民對自己閱讀情況的評價看，2009年中國只有7.5%的國民認為自己的閱讀數量很多或比較多，而有58.1%的國民認為自己的閱讀數量很少或比較少。對個人閱讀情況表示不滿意的比例佔32.1%，遠高於對個人閱讀情況表示滿意的比例（16.1%）。人們不讀書，並不是不愛讀書。在不讀書的人群中，有41.0%的人是因為工作太忙沒時間讀書，有39.9%的人是因為沒有讀書的習慣而沒有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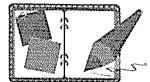
徐升國強調，對於閱讀的積極推廣，首先是培養閱讀習慣。據國外追蹤研究，一個人如果15歲前沒有形成閱讀的習慣，則一輩子都難以改變。由於教育的普及現在中國近八成（78.9%）兒童在3周歲前家長即開始培養早期閱讀，其中25.2%的兒童在一週歲前就開始早期閱讀，但也有10.5%的兒童在5周歲之後才開始閱讀。另外，雖然絕大多數老師和家長都贊成孩子讀課外書，但也有超過20%左右的老師和家長反對孩子讀課外書。

其次，進一步營造全民閱讀的氛圍，仍然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近年來，中國各地400多個城市開展了全民閱讀活動。然而，這一切都才剛剛開始。調查顯示，只有5.6%的國民知道身邊有閱讀活動或閱讀節，有74.4%的國民表示身邊沒有閱讀活動或閱讀節，另有20.0%的國民表示不知道身邊是否舉辦過閱讀活動。65.5%的國民希望當地有關部門舉辦閱讀活動，這就說明了大多數人對舉辦全民閱讀活動抱持著歡迎和盼望態度。

第三，完善公共閱讀設備，如農家書屋。從2007年開始，中國累計投入了20多億建設了24萬家農家書屋。前年第七次全民閱讀調查發現，2009年中國已經建有農家書屋的地區，有六成以上（60.3%）的農村居民表示使用過農家書屋。在使用過農家書屋的農村居民中，約25%農村居民每月至少到農家書屋讀書一次，使用過農家書屋的農村居民的平均使用頻率為8.85次／年。可見，只要有條件，農民群體也是願意讀書的。要進一步促進公共閱讀，需要國家拿出更多的決心和投入，建立國家級公共閱讀基金，並設立更多的公共閱讀促進工程，如兒童閱讀啓蒙工程、校園閱讀促進工程、城市社區圖書館工程、發放國民閱讀購書券等。徐升國再次提醒這些都是在國外實踐多年、行之有效的實在舉措。

※ 數字閱讀與傳統閱讀

去年12月，中國的手機移動出版急起直追，單單12月單月的營業額即衝到一億人民幣，而我在北京搭地鐵時，也觀察到隨時可見人人手機閱讀的現況，而最近《北京日報》報道將舉辦「途書」票選。「2010中國十大途書評選暨2011首屆途書盛典」所謂「途書」（指在路途、旅途等碎片化時間內讀的書）概念，試圖藉由「中國十大途書」的公眾評選，尋找到「途書」時



代的閱讀口味。

閱讀無所不在，而內容也將隨著科技的變革產生質變，於此「品味閱讀」的專欄更深具特殊意義，在此提供內地推動全民閱讀的廣度和深度予參考。去年曾有一位北京大學學生到臺灣大學做交換學生交流，他告訴我，非常羨慕臺大的學生有如此舒適的圖書館硬體空間和豐富的藏書，但很奇怪為什麼圖書館總是冷冷清清沒什麼人，不過這倒可以讓他有個寧靜、寬敞的空間讀書，反觀北京圖書館，人潮真的很多，座無虛席。我們私下結論是臺北人喜歡讀自己的書，北京人喜歡去借閱書，閱讀的體驗兩岸差異很大，軟實力亦即是閱讀力，希望更多的人關注全民閱讀，體驗閱讀並一起來品味閱讀。

參考資料

1. 徐升國（2010年4月20日）。數字時代閱讀的本質是什麼？閱讀的前途何在？。文化中國－中國網。取自culture.china.com.cn。
2. 王余光，李雅（2008）。圖書館與社會閱讀研究略述。山東圖書館季刊，第二期。
3. 郝振省，陳威主編（2009）。中國閱讀：全民閱讀藍皮書（第一卷）。北京市：中國書籍出版社；深圳市：海天出版社。
4. 中國全民閱讀網<http://www.cnreading.org/>

